

识女图

世界寂静成谜，她用歌声致敬顾城

午夜降临，当白天的喧嚣和你的社交面具同时隐去，彼时真实的你最近灵魂，而能对着你的灵魂歌唱的人，是“灵魂歌者”。这个美好的词汇大概是歌者的最高级，试问一把声音，走过耳朵，走过大脑皮层直驱内心，那种莫可名状的感动、不假思索的喜爱，除了发自灵魂深处，还能来自哪里？

我对“音乐风云榜”这类弥漫着化工味道的东西向来鲁钝无感，唯独知道好音乐要靠自己寻找，唱“非主流”民谣的小娟就这样走进我冷僻的赏音世界。小娟不是音乐风云榜的追逐者，也就不是热闹的流行歌手，这一点在多年前我第一次听“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”时就已明白。她总是穿着素白的粗布衣裙，长发及腰，长裙没足，当



“山谷的居民”小娟。

温柔的光束打在她脸上，她就笑盈盈地开唱了。她唱《红布绿花朵》，歌声中仿佛有位头顶大红布的新嫁娘，羞答答地嫁给心上人。简单直白的歌曲充满乡土气息和中国式婚姻的喜庆色彩，她唱《晚风》，那吹过爱人的梦、故乡的天空、城市的灯火的轻轻晚风，抚慰了多少都市人疲惫的心灵。

是的，喜欢小娟的人都喜欢她安静从容的内心，事实上，每个被现实生活抽打的陀螺都有停下来的渴望。当灵魂追不上奔跑的脚步，安静变成奢侈品，慢慢说话、慢慢吃饭、慢慢沉淀内在、慢慢与相爱的人白头偕老，就成为人们日益失去的美德。

作为“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”的主唱、中国独立民谣乐队的传奇人物，小娟成长得并不顺利。她生于武汉一个酷爱音乐的家庭，并不富裕的父亲买来唱机、唱片，为她播下音乐的种子。她3岁就坐在小板凳上为街坊表演节目，有不凡的音乐天赋。大学时她念了会计专业，毕业后却放弃专业，回归童年的音乐梦想。

1993年小娟背着吉它从武汉来到北京，住进了艺术家聚居的圆明园画家村。她没有固定收入，最拮据时一个月只有两百块钱，一百五十元交房租，剩下的五十元要苦撑一个月。画

家村里有很多流浪艺术家，相同的际遇让小娟靠近他们，快乐地唱歌、画画、谈论未来。于是，在稻花飘香的郊外村庄，小娟一手抓馒头充饥，一手挥就了处女作《蓝色的窗外》。

美好的旋律从贫困的缝隙间源源不断地生长出来，《晚霞》、《山谷里的居民》、《我的家》、《红布绿花朵》……小娟质朴无华的声音如空谷幽兰，她歌唱阳光、空气、蓝天、草地、清风等细微而动人的命题，为奢靡的歌坛吹来一股清风。香港独立民谣歌手林一峰评价她的歌有“一种近乎神性，却又唾手可得的幸福”。

1998年，小娟和几位音乐伙伴成立了“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”乐队，在北京中关村、海淀附近驻唱，2001年开始在北京通州月亮河度假村驻唱。

16年来，虽然他们的名气足以赚到快钱，但他们偏偏喜欢扎在一个地方安静地歌唱。月亮河的听众说，“每次一听小娟开口唱歌，感觉天一下就变蓝了”。

小娟用专辑致敬了两个人，一个是邓丽君，一个是顾城。她曾专程到清迈探访邓丽君临终的旅馆，为她献上一束花。旅馆窗外的风景似曾相识，

竟与她北京窗外的景致十分相似。原来无论她还是她，内心热爱的都是同一片朴素的风景。她想起小时候对着电风扇唱邓丽君的歌，风扇将她的声音弄得微微发颤，很像邓丽君。回国后，她录制了一张专辑《君不见》，以此寄托特别的情愫。

《C大调的城》是小娟献给已故诗人顾城的专辑，歌词原型来自顾城的诗。很多年前，有人送给小娟一本顾城诗集，她不禁抱起吉它，打开录音机，将诗歌伴着优美的旋律吟唱出来。后来，小娟找到顾城的父亲并唱给他听，顾父流泪了。他没有想到儿子的诗能用音乐的形式再生，没想到小娟抓住了顾城的灵魂。

成名多年，小娟离乱花快闪的娱乐圈依然很远，她安静地做自己，永远是沸点之外的非主流。在追求时间的时代，人们拼命创造一切与时俱进的易耗品，而小娟的歌来自生活和土地，它不属于任何特定的时代，因而深入人心。也许安静中蕴藏着许多细小声音，只是听惯了80分贝的人，听不到20分贝的声音；只是习惯古怪隔离的生活后，闻不到生活最本质的清香。世界寂静成谜，只有懂得孤独、宁静和自省的积极意义，才能揭晓宁静中深藏的谜底。



陈晓丹

资深媒体人，先后任职湖南广电《湖南广播电视报》、《金鹰报》编辑部主任、经世图书负责人《芒果画报》主编，芒果影视品宣负责人。现为自由生活家、文化围观者，艾源堂文化联合创始人。



扫一扫，分享美文



夏忻

作家，资深媒体人。出版长篇小说《阳谋为上》等作品3部，数十篇作品入选各种年度选本和多种文集，在全国十数种报刊上辟有专栏。



扫一扫，分享美文

“今天”的她

有人曾很尖锐地说，如果某个女人被冠上哲学家之名，这不仅糟蹋了哲学，也糟蹋了女人。汉娜·阿伦特 (Hannah Arendt) 却给这样的言论打了一记响亮耳光，她凭借《极权主义的起源》等著作一跃成为世界著名思想家和政治理论家，而她与老师海德格尔的一场旷世之恋，表明她也就是一位寻常的小女人。

这场师生恋，似乎是德国版的“胡兰成与张爱玲之恋”。

出生在德国的汉娜·阿伦特从小就显得与众不同，她是典型的冷漠与激情混合体——从心理学上说，这种人都拥有一个丰富而秘密的内心世界。7岁时面对父亲的去世，她很淡然地安慰母亲：“别人家里也会发生这样的事。”祖父随后去世时，她同样非常平静地劝家人不要伤心：“一个人应该尽可能少地思考悲伤的事……因此而情绪低落毫无意义。”但对于一个自己想结交而家人却反对的女孩，汉娜表现得分外热情与勇敢。她夜里跳窗而出，搭火车找到女孩的家，用石头砸窗将对方从睡梦中唤醒。汉娜用这样的方式结识了她，并跟她保持了五十多年的深厚友谊。汉娜从小还有一个独特之处，就是对哲学特别感兴趣。十二岁时，别的小女孩还在玩布娃娃，汉娜就开始啃康德的《纯粹理性批判》和雅斯贝尔斯的《世界观的心理学》。

18岁那年，汉娜进入马堡大学学习哲学，海德格尔成了她的老师。当年，海德格尔“在马堡已是一位受到狂热崇拜的人物”，甚至有位女生因为暗恋他而自杀。情窦初开的汉娜同样迷上了海德格尔，但她不会让自己陷入暗恋的痛苦里。对于自己想要的东西，汉娜从来就敢于努力去搏取。海德格尔也爱上了汉娜，但此时海德格尔已是“使君自有妇”，并有了两个孩子。为了不让这段师生恋影响自己，海德格尔每次与汉娜幽会时都非常谨慎，悄悄跟她设定了约会暗号：如果可以幽会，海德格尔就将窗户打开，否则就将房间的灯拉亮。

被爱情滋润的海德格尔激情澎湃，灵感频现。也就是在这段时间，他写出了《存在与时间》。随着此书的出版，海德格尔如日中天，从而奠定了他日后作为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创始人的地位。海德格尔在与密友的信中非常真诚地说：“没有谁能够像汉娜那样理解我的思想，汉娜是敦促我写作的精灵，她最能激发我的思想灵感……如果没有汉娜，我完全写不出《存在与时间》。”

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两人的感情变得微妙。海德格尔极力想将这段感情控制在地下状态，而汉娜因为内心深处的“傲气”让她决定离开马堡。经海德格尔介绍，汉娜到海德堡师从雅斯贝尔斯攻读博士学位。虽然远离了海德格尔，但是感情上汉娜根本无法放下他。只要海德格尔想要见面，汉娜就会放下一切去跟他约会。

不久，26岁的汉娜遇到了年轻的哲学家君特·施泰因，相识8个月后，两人举办了婚礼。但汉娜很快发现自己并没有真正爱上君特，她爱上的只是海德格尔的一个影子，因为君特也是海德格尔哲学的粉丝，他与汉娜聊天时两人常常就聊到了海德格尔身上。新婚燕尔，海德格尔来看望这对新婚夫妇。君特送海德格尔上火车时，汉娜无法控制自己，偷偷地跟在他们后面，目送着海德格尔上车。随后，她给海德格尔写了一封“十足怨妇”的信：“我看着车厢里的你，几十秒钟已经过去，你是完全可以看见我的！可你的目光只是漫不经心地向外扫了一下，你并没有看见我。”

就在两人藕断丝连时，德国纳粹夺取了政权。海德格尔加入纳粹党并谋得了弗莱堡大学校长职务。他不遗余力地宣传纳粹思想，每次讲座结束时都高呼“希特勒万岁”！为表忠心，海德格尔断绝了与所有犹太同事的来往，其中包括他的恩师胡塞尔。再版《存在与时间》时，海德格尔还抽去了书中给胡塞尔的献词。更为甚者，他还给纳粹政权告密揭发自己的犹太同事。身为犹太人的汉娜同样受到了纳粹政权的迫害，她被关进集中营后乘机逃走，流亡到法国，后在美国定居。

67年前的今天，汉娜回到德国，犹豫再三决定见海德格尔。此时的海德格尔已臭名昭著，汉娜感觉她面对的是一个“被罪恶的留言和伤人的诋毁摧垮了的老人”，心底又燃起了对他的奇特感情。此后，她极力为海德格尔辩护，并致力于海德格尔著作在美国的出版。两人频繁通信，断了数十年的情感又连接起来，令人唏嘘不已。也许正如很多网友所言，“知名思想家的爱情常人看不懂”、“思想家，连她的爱情都如此烧脑”……

著名思想家的爱情如此「烧脑」